

世界经典名著系列

世界名著宝库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宝库

第十一卷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儒勒·凡尔纳 著

陈 迎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1. 酒瓶中的秘密…………… (1)
2. 哥利纳帆夫人…………… (19)

第二章

3. 不速之客…………… (34)
4. 雅克·巴加内尔…………… (49)
5. 小罗伯尔…………… (64)
6. 行动前的争论…………… (76)

第三章

7. 阿罗加尼亚国…………… (86)
8. 安达斯山脉…………… (95)
9. 印地安人的“王宫” …… (104)
10. 失踪的孩子…………… (115)

第四章

11. 学错了西班牙语…………… (124)
12. 线索…………… (133)
13. “判帕”区 …… (145)
14. 干涸的盐湖…………… (157)

第五章

15. 夜遇狼群…………… (169)

-
16. 走向坦狄尔····· (182)
 17. 独立堡的司令官····· (191)
 18. 可怕的洪水泛滥····· (201)

第六章

19. 栖身之地····· (212)
20. 离别····· (233)
21. 相聚后的争议····· (252)
22. 重踏征途····· (263)

第七章

23. 探求失踪范围····· (281)
24. 驶出灾难角····· (301)
25. 不列颠尼亚号上的遇难船员····· (311)
26. 向澳大利亚进发····· (322)

第八章

27. 一片神奇的土地····· (337)
28. 火车开进墨累河原野····· (355)
29. 黄金之乡····· (374)
30. 澳大利亚土人····· (392)

第九章

31. 两位青年“坐地人”····· (404)
32. 旅行队中的内奸····· (425)
33. 揭穿假面具····· (436)
34. 强渡斯诺威河····· (458)

第十章

35. 不列颠尼亚号依然是个谜····· (468)

-
36. 吃人的海岸..... (476)
37. 倒楣的麦加利号..... (485)
38. 第一计划失败..... (493)
39. 成为殖民地后的新西兰..... (504)
40. 到达隈卡陀..... (519)
41. 落入“啃骨魔”之手..... (527)
42. 毛利人部落..... (538)
43. 骇人的丧礼..... (549)
44. 越狱成功..... (559)
45. 得以安生的墓穴..... (570)
46. “制造”一次火山爆发 (584)
47. 前有狼，后有虎..... (594)
48. 邓肯号又出现了..... (605)
49. 审讯流犯艾尔通..... (615)
50. 艾尔通的交换条件..... (623)
51. 玛丽亚泰勒萨岛..... (635)
52. 相聚在小岛..... (647)
53. 胜利返航..... (659)

第一章

1. 酒瓶中的秘密

1864年7月26日，东北风呼呼吹着，一艘华丽的游船使足了马力，在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海面上航行。英国国旗在船尾桅杆的斜竿上飘动，大桅顶上垂挂着一面小蓝旗，小蓝旗上有金线绣成的“E. G.”两个字母（是船主的姓名 Edward & Glenarvan〔爱德华·哥利纳帆〕这两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字上面还有个公爵冕冠标记。这艘游船叫邓肯号，它为爱德华·哥利纳帆爵士所有。所谓的爵士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元老之一，同时也是驰名英国的皇家泰晤士河游船会最出色的会员。

哥利纳帆爵士、他年轻的妻子海伦夫人以及他一个表兄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船上。

邓肯号是新近造成，它驶到克莱德湾外风海的地方试航，这时候正要驶向格拉斯哥；在可以看到阿兰岛的时候，

了望台上的水手忽然报告说：“有一条大鱼扑到船后浪槽里来。”于是，船长约翰·门格尔立即叫人把这件事告诉哥利纳帆爵士。爵士带着少校来到船尾楼顶上，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啊！爵士，”船长回答说，“我猜那是一条很大的鲨鱼。”

“这一带会有鲨鱼吗？”爵士惊奇地问。

“有的，”船长又说，“有一种鲨鱼，它的头象天秤，它的名字叫‘天秤鱼’，在任何温度的海洋里，都可以发现这种鲨鱼。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们现在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坏蛋！假如您允可的话，只要夫人喜爱看古怪的钓鱼方法，很快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物。”

“而且，”船长又说，“这种可怕的有害的鱼杀不尽。那么，就让我们得抓住机会除掉一害，如果您高兴的话，我们把它钓起来，那么，这既是一幕动人的情景，又是一件有益于人们的好事。”

“你开始做吧。”爵士说。

爵士叫人通知海伦夫人。夫人也到尾楼顶上来了，她兴致勃勃地来观赏这幕动人的钓鱼。

大家看得一清二楚。海面水天一色清爽明朗，鲨鱼在海面上自由而快速地游来游去，它忽而沉入海里，忽而飞身跃出，敏捷矫健得惊人。门格尔船长分别发出命令。水手们把一条粗绳从右舷栏上扔下海，末端系着一个大钩，钩上穿着一块厚腊肉。虽然还远在45米之外，可是那鲨便闻到那块送给它解馋的香饵了。它迅速地逼近游船。大家看到它那灰黑色的双鳍猛烈地打着海浪，尾巴保持着身体的

平衡，沿着笔直的一条路线前进。鲨鱼一面向前游，一面瞪着两只突出的大眼睛，眼里仿佛燃烧着欲火，翻身时，张开两腮显出四排白牙。它的头很宽，好象一把双头铁锤安在一个长柄上。门格尔船长未曾看错，这鲨鱼果然是鲨鱼中最贪吃的一种，美国人称作“天秤鱼”，法国普罗旺斯省有人叫它作“犹太鱼”。

于是邓肯号上的乘客们和水手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鲨鱼的动作。一会儿那家伙就游到钩边来了，它打了一个滚，以便更容易吞食，那么大的一块香饵到它的粗大喉咙里就消失了。于是，它立刻拖着缆索猛烈地一晃，被钓上了。水手们赶快旋转帆架末端的辘轳，把那怪物吊了上来。

鲨鱼一看出了水，蹦得格外厉害。人们还是有法子制服它的：又是一根绳子，末端打了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叫它动弹不得。不一会儿，它就从舷栏上被吊上了船，摔到甲板上。一个水手悄悄地走近它，拿着一把斧头狠命地把它那可怖的尾巴砍断了。

钓鱼的一幕结束了，那怪物没有什么可怕了。水手们的报仇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好奇心还没有得到满足。一点没错，任何船上都有这样一个习惯：杀了鲨鱼要在肚子里仔细寻找一下，水手们知道鲨鱼是什么都吃的，希望在它的肚子里找到点意外的收获，这种希望并不会每时每刻都是落空的。

海伦夫人不愿参加这种腥臭的“搜索”，回尾楼去了，鲨鱼还在那里喘息；它有3米多长，600多斤重。虽说这样的长度和重量一点也不稀奇，但，天秤鱼虽不是鲨鱼中最

大的一种，但至少也算得上是最凶猛的一种。

不一会儿，那大鱼就被人们用大斧头剖开了肚子，鱼钩直吞到肚子里，但肚子却还是空空的；很明显，那家伙很久没吃到东西了。水手们没精打采地正要把那残骸扔下海，此时，水手长的注意力被一件东西给吸引住了，在鲨鱼的肚脏里，有个粗糙的东西。

“呃！那是什么呀？”他叫喊道。

“那是一块石头，那家伙吞下去是为了平衡身体的，”一个水手回答说。

“去你的吧！”另一个水手说，“那明明是个连环弹，打进这坏蛋的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呢。”

“你们都别乱说，”大副汤姆·奥斯丁斥道，“这家伙是个酒鬼，你们没看见吗？它喝了酒不算，连瓶子都吞下去了。”

“怎么！”爵士叫起来了，“难道鲨鱼肚里有只瓶子？”

“真是瓶子，”水手长回答，“不过，很明显，这瓶子不是从酒窖里拿出来的。”

“奥斯丁，”爵士又说，“你把那瓶子仔细地取出来，海上找到的瓶子常常是装着宝贵文件的。”

“你相不相信这事？”少校问。

“我相信至少这是有可能的事。”

“其实，我并不是不同意你的看法，”麦克那布斯少校回答，“也许那瓶子里面有个秘密呢。”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哥利纳帆爵士说，“怎么样，奥斯丁？”

“喏，”大副回答，指着他费了不少力气才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个不成样子的东西。

“好，”哥利纳帆说，“吩咐人洗干净了那个难看的東西，拿到尾楼里来。”

奥斯丁照办，他把这个神奇的瓶子送到方厅里，放在桌子上，爵士、少校、船长都围着桌子坐下，女人总是有点好奇的按常规讲。海伦夫人当然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小事都是当作大事看待的。有一阵，大家一声不响，眼巴巴地望着这只玻璃瓶子。其中装的是船只出事的线索，还是一个航行者闲着无聊写的一封不相干的信丢到海浪里闹着玩的呢？

为了要知道其中的究竟，于是，爵士仔细检查那个瓶子。他十分小心——好象一个英国检察官在侦查一件重要案件的案情。爵士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一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没什么的东西，往往会发现重要的线索。

在检查瓶子内部之前，先检查外部。它有个细颈子，口部很坚实，还有一节生了锈的铁丝，瓶身很厚，即便受不同程度的压力都不会破裂，但是，若仔细一看就知道是法国香槟省制造的。卖酒商人常常拿这种瓶子敲击椅档子，椅档子敲断了，瓶子依然安然无恙。这次发现的这只瓶子能经过长期漂泊，不知被碰撞过多少次，可还能完整无损，由此可见它是多么的结实。

“是一只克里各酒厂的瓶子。”少校随便说了一句。

他是个行家，因此他的判断并没有人提出异议。

“我亲爱的少校，”海伦回答说，“如果我们不知道瓶子

是从哪里来的，只知道是哪家酒厂出的，有什么用呢？”

“亲爱的海伦，我们就会知道从哪里来的呢。我亲爱的海伦，”爵士说，“我们已可以肯定它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你瞧，瓶外面粘附着的这层凝固的杂质，可以说，在海水浸渍的影响下，全都已经变成矿石了！而且这瓶子在钻进鲨鱼肚子之前，就已经在大洋里漂流了很久了。”

“我很赞同你的看法，”少校回答说，“这只玻璃瓶子外面有这么厚的一层杂质，可能是经过一个长途旅行吧。”

“那么，到底它从哪里来的呢？”海伦夫人问。

“你等着呀，我亲爱的海伦，等一等，研究这瓶子要有点耐心。除非我完全推测错了，否则的话，我们所提的问题，瓶子本身是会给我们答复的。”

哥利纳帆爵士一面说，一面刮去护着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不一会儿，瓶塞子虽露出来了，但是已被海水侵蚀得特别厉害。

“可怕啊！即使瓶里有文件，一定也保存得不好了。”爵士说。

“我想是这样吧。”少校附和着。

“我还有个推测，”爵士又说，“瓶口既塞得不紧，一丢到海里不久就会沉下去，幸而在鲨鱼吞了下去之后，才把它送到邓肯号上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门格尔回答，“然而，如果我們是在大海里捞起来的，知道捞获的地方的经纬度，那就更好了。我们一旦研究气流和海流的方向时，就可以知道它漂泊的路程；现在它是由这种习惯逆风的鲨鱼送到我

们手里来的，我们就无法知道了。”

“那么，让我们看看再说吧。”爵士回答。

这时候他十分细心地拨开瓶塞子，一股咸味充满了尾楼。

“怎么样呢？”海伦夫人急躁地问。

“是呀！我没有猜错！里面有文件！”爵士说。

“是文件呀！”海伦夫人叫了起来。

爵士回答说：“不过，大概因为潮气侵蚀得很厉害，文件都沾到瓶上了，拿也拿不出来。”

“那么，把瓶子打破吧。”少校说。

“我反倒想不要把瓶子搞破。”爵士反驳说。

“我希望也如此。”少校接着转了话。

“自然是不打破瓶子的好。”海伦夫人说，“但是瓶里的东西比瓶子更重要呀，只好牺牲瓶子。”

“只要把瓶颈子敲掉就好了，爵士。”船长说。

“那么，就这样吧！我亲爱的爱德华。”夫人叫道。

事实上也很难有别的办法，所以，哥利纳帆爵士虽然舍不得，但也只好下决心把宝贵的瓶子颈子敲断。现在外面的一层杂质已经硬得和花岗岩一般，非用铁锤不可。不一会儿，瓶颈子的碎片落到桌子上，人们立刻看见几块纸沾在一起。爵士小心地把那些纸头抽出来，而且，一张一张地揭开，摊在桌上。这时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都挤在他身边。

这几块纸头，由于海水浸蚀，成行的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成句子模糊不清的字迹。爵士观察了几分钟，颠

“这里三个不同的文件，很可能就是一个文件，不过是用三种文字写的：一份是英文，一份是法文，还有一份是德文。我们从没有蚀掉的那几个字来看，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很难说，我亲爱的海伦，这些文件上的字太不完整了。”

“应该是可以的，”船长回答，“因为海水绝对不能把三个文件上同一行上的字一个个都浸蚀掉，我们把这些残字断句凑全起来后，便可以有一个看得懂的意思。”

62 Bir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不管怎样，”船长回答说，“那些字总是英文呀。”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爵士说，“sink（沉没），aland（上陆），that（此），and（及），lost（必死），这些字都是很完整的，skipp很显然就是skiper（船长），这里说的是一位名叫Gr……（格……）什么的，大概是一个船长，一只遇难海船上的。”

“还有，monit 和 ssisance 这两个字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 应该是 monition（文件），assistance（援救）。”门格尔船长说道。

“这样一看，也就很有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只可惜一点，”少校说，有些整行的字都缺了，失事的船叫什么，失事的地点在哪儿呢，我们怎么知道呢？”

“不过我们会找到的，”爵士说。

“不成问题，会找到的，”少校又说，他总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但是怎么去找呢？”

“我们把三个文件互相补足，那样，就会找到了。”

“我们就这样来找吧！”夫人又叫起来。

但是，第二张纸比第一张损坏得更厉害，只剩下几个这样不相连的字：

7juni

GLas

Z n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船长一眼看到就说。

“门格尔，你懂德文吗？”爵士问道。

“爵士，我懂。”

“你懂，请你说说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船长仔细看了看那文件，然后才说：

“首先，出事的日期确定了，7 Juni 就是 6 月 7 日，再把这日期和英文文件上的 62 凑合起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是‘1862 年 6 月 7 日’这样一个完整日期了。”

“好得很！海伦夫人叫道，“再接下去！”

“在它的同一行，还有 Glas 这个字，把第一个文件上的 gow 与它凑起来，就是 Glasgow（格拉斯哥）一词，显然是格拉斯哥港的一条船。”

“啊，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少校附和着说。

“文件上第二行全没有了。”门格尔又说，“但我看出第三行两个重要的字：zwei 的意思就是‘两个’，matrosen 应该是 matrosen，它的意思是‘水手’”。

“那么就是说一个船长和两个水手遇难了。”海伦夫人说。

“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爵士回答。

“我要老实向您承认，爵士，下面 graus 这一字很令我为难，”船长接着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也许第三个文件可以使我们懂这个字。至于最后两个字，我觉得不难解释：bringen、ihnen 的意思就是‘给予’，如果我们把第一个文件第六行上的那个英文字凑上去，如果‘援救’这字接上去，就凑成‘给予援救’，这再明显不过啦。”

“是啊！给予援救！”爵士说，“但是那几个不幸的人在哪儿呢？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地点还没有一点线索呀！出

事地点我们丝毫也不知道！”

“我们希望法文文件能说得更明白些。”海伦夫人说。

“我们大家都懂法文，我们再看看法文文件吧，研究也就非常容易了。”爵士说。

第三个文件这样写着：

troi	ats	tannia
	gonie	austral
		abor
corntin	pr cruel	indi
jete		ongit
et37°11,	lat	

“这里有数目字，”海伦夫人叫道，诸位，你们看！……”

“我们还是依顺序来研究，”哥利纳帆爵士说，“我们从头看起。请你们让我先把这些残缺不全的字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吧。前几个字我就看出是个‘三桅船’，把英法文两个文件凑起来，船名是完整的，叫‘不列颠尼亚’。第二行后面的两个字 goine 和 austral，只有后面一个字有意义，而且大家都知道得这是‘南半球’。”

这已经是一点宝贵的启示了，”门格尔回答，“那只船是在南半球失事的。”

“还特别不清楚。”少校回答。

爵士说：“让我再接着讲下去，abor 这个字应该是 aborder，也就是‘到达’的意思。那几个不幸的人到达一

个什么地方了。contin 是否是 contineht (大陆) 呢? 这 crue! 什么意思? ……”

“cruel 正好就是德文 graus……grausam 这个字啊! 也就是‘野蛮的’意思呀!”

“接着看下去!” 爵士说, 他看见那些残缺不全的字逐渐有了意思, 他的兴趣也就自然而然地随之提高了。“indi 是不是就是 inde, ‘印度’这个字呢? 那些海员被风浪打到印度去了吗? 至于 ongit 这个字, 肯定就是 Longitude (经度) 下面说的是纬度: 37 度 11 分, 好了! 我们有了正确的揭示了!”

“但经度我们还是不知道呀!” 少校说。

“我们不能要求得这样完整呀, 我亲爱的少校!” 爵士回答说, “有正确的纬度已经是很好的了。而且这张法文文件是三份文件中最完整的一份。进一步说这三份文件又很显然地是彼此的译文, 而且是逐字直译出来的, 因为三张纸上的行数都是一样, 因此, 我们现在应当把三件并成一件, 用一种文字译出来之后, 再研究它们最可能、最合理、最明白的意思。”

“你是拿法文、英文, 还是德文来译呢?” 少校问道。

“拿法文译, 既然有意思的字全都是由法文保留下来的。”

“您说得对, 法文我们大家都懂。” 门格尔说。

“我现在把这文件写出来, 并且把残字断句凑拢起来, 字句之间的空白还照样保留着, 把没有疑问的字句补充起来, 然后我们再作比较, 判断。”